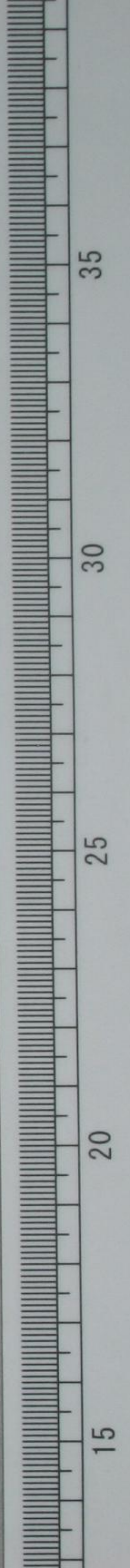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41  
1





文庫 11  
D 141  
1-4

乾 隆 已 酉 季 鑄

浣川劉夢鵬訂

楚辭

春秋義解劉氏合稿嗣出

藜青堂藏版

柳田泉文庫

序

丙午之秋湘北之役慶風雲之際會  
濟濟者儼上瀛洲感踪跡之飄零落  
落者散同萍水同舟鄂渚獨讓龍頭  
捧檄渝川幸追驥尾風清竹閣曾披  
柳惲之章雨濕莎庭喜識李邕之面

010190553367 48-11838



乃有劉君 正齋先生一見輸心臭  
味芝蘭同氣頻年集首笑談珠玉生  
輝父子則堂構傳心兄弟則花萼競  
秀既立身以矯矯玉樹臨風乃華胄  
之翩翩瓊枝茁美惟 正齋先生之  
弟 海亭先生庭推鯉對家有淵

業本雁行學從根柢髫齡揖客解對  
楊梅壯歲濡毫善題鸚鵡襟期灑落  
皎然蘓霍橫江墨瀋淋漓驟爾巴舩  
出峽英年獻賦早飄桂殿之香弱歲  
題名旋掇杏園之錦學貯杜庫猶復  
潛心於聖經才裕曹倉依然銳志于



賢傳慶潘君之作宰香蒲花城念召  
伯之仁民蔭留堂樹繫去思者三載  
歌來暮者萬民行役餘閒清吟不輟  
簿書稍暇披訂偏增自出性情絕不  
規摹博士天然風韻何須依傍詞壇  
沅芷湘蘭傳聞不朽錦心繡口採擷

非虛誠屈子之津梁實騷人之寶筏  
典逢

鳳詔他年喜入芸臺價重雞林此日欣登  
犁粟嗟乎榮枯有數修短無常運適  
逢奇芳草惹王孫之夢才憐不偶幽  
蘭紉騷客之愁僕學愧封胡名慚羯



未幸接 正齋之丰采得披 海亭  
之遺編不嫌鴉噪以弁言敢向龍文  
而作序

皆

皇清乾隆己酉年小陽月東越若耶年家

眷弟謝錫位理堂拜題



屈子序

嗚呼屈子之志苦矣孟子曰以意逆志  
又曰不知其人而論其世也不  
逆其志其人不可得而知也不論其世  
其志不可得而逆也屈子以彼其材遊  
諸侯何國不容卒不為此死而不以自



悔中有所不忍也人生有命各有可  
錯真可謂空心廣志者哉周之季世四  
維既解大道衰息反覆傾危之後茫  
然不知君臣之義搖唇鼓舌頽然喪生  
廉恥節義不稍顧惜希榮名利祿  
者以可勝殺競報復之私情鮮忠孝

之至性予於申公子胥無所焉錦非韓  
諸公子而固錦豈可向哉亂臣賊子接  
跡天下誰復思君愛國者夫禮服曰  
君不忍忘也比干剖心箕子髡首元子  
出狂孔子皆曰仁諫之遇而怨厥志寧必  
同轍孟子曰小弁之怨仁也若小弁者可



以怨矣周幽不君申侯不臣妖狝納夫豕  
道乖猶嗣逐父子倫廢五常汨彛倫  
戮大戎之禍胎已成而幽不覺悟為小弁  
者涕泣而道不怨劍疏林懷當日君  
貧臣妒女戎內豔虎狼外噬覆亡不旋  
踵豈復讓彼為小弁者時哉客苑拉秦

受禍最慘歸喪之日國人哀號較之周  
幽若一豉焉吁頃襄忘不戴之仇而結昏  
姻之好亦官白之成申許者耳烏在其  
能怨屈平敢不為官白傳耶蘧蹇不  
對放殺之謀晏嬰不死者先之難大雅  
以哲誠不為過彼之所處各不同等



未可相律于反覆不忠之日有人焉悽  
君國與存与止至死不變此其素念豈  
尋常希榮名利祿所可偶攫其壁立  
萬仞四卓一也甯分得從術成洪窳  
濟安屈子豈復日之頃棄乎若之何枕  
之嗟乎又與白牙不可同年語久矣使武

子身全質不獲流而曰此其不可及也是率  
天下為馮道也不且害又傷教此歛成若竟  
遭醫乎武子之不為屈子者凡何友屈子  
以深仁萬摯之性抒其幽憂蹇產呼  
涕不應之情孝子仁人之所以用以千載  
下猶必見之今讀生書高陽苗裔皇



考伯庸毛裏之思也長楸墮涕龍門不  
見桑梓之敬也汎泐下流遙翼左右舟  
流上喻也鳥反故鄉孤死首丘雉鹿之  
方也朕時不當我辰安在也罪區不意  
我罪伊何也慨夏垣門蕪傷周道鞠  
茂也痛乎芳華絕疾壞木無枝也君

子信德靡君不後子不能自之於父臣不能  
自之於天所遇小弁之遇其志小弁之志  
又四間然乎賈生痛哭激已他如東方  
朔劇向王逸諸人大都各有不肖于當  
古之叔借以自持而又自艷其才者之所  
為然亦何為也哉及騷狂詆又無論已



孤子嗟而救淚放子去而不還  
屈子蓋萬不得已於中聊寄托以起興  
每反覆而抒情物才之稱未見一  
占之知也苟此脫然于塵氣垢汙  
營逐腥羶之外澄懷洗慮平情和氣  
以相遇於昭曠之原共誠恐未必  
遠觀之深甚哉漢古人書蓋若斯之

難漢武嗜古淮南多博雅之士表章  
論釋子政林師章分句斷不為非功  
能以免憲深正及復留連誠言未易  
端倪况語不經見互相承訛而子朱  
子蓋有未及盡取而正之此吁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難乎哉夫子之  
學聖也習聖由矣未及聖教日也



教矣未得其志乃其志矣未得其人至間  
穆然深思怡然高望遠去曰自其人矣嗚  
呼若此者德行茂而性情符也予於是忘  
及復紬繹晦以凡兩性情相深歌泣與俱  
匪一朝夕之故脩然潔淨然子耶佩  
云缺行斲足斲足神貌癯然若枯朽神朗

然其秀澈耶屈子乎屈子乎吾乃而遇之  
友人不同豈無居同交習同業日夕言  
語相酬對事有未盡乃其隱微者乎乃亦  
其相知莫逆間阻關山十數年不日晤而  
道路忽聞其人近而行事亦以直斷其言  
無不拘牽於時俗之訛誣以曲合其人



本志者則苟求其志又何必其觀面也予  
於屈子亦若是已矣是書各本異同頗  
多而序次亦復凌亂無紀竊不自揣考  
其沿誤訂其編次務求其於雖于屈子  
去未敢自信臆合六庶凡今後上讀其  
於所遇之不齊不復懷忿懣沉江露才

揚已之疑則於屈子亦未必無一當也是  
為序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八月浚川劉  
夢鵬雲翼氏序於直隸涿州饒  
陽官署



屈子章句 序





屈子章句卷之一



浣川劉夢鵬雲翼氏

男光  
姪光

鑄  
全校

目錄

按漢志屈賦二十五篇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  
 卜居一篇天問一篇招魂一篇哀郢九篇懷沙  
 一篇有割懷沙引語漁父辭別為一篇充二十  
 五篇之數去招魂不取者謬又或竄入大招而  
 疑漢志篇數不確者尤為失實今更定焉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第一卷

離騷

第二卷

九歌

第三卷

卜居

第四卷

天問

第五卷

招魂

第六卷

哀郢九章

第七卷

懷沙

屈原集 卷之二 目錄 二

家書堂



屈子紀畧

屈子遠祖瑕楚武王熊通庶子也食邑於屈遂為氏  
 楚公姓大夫大族三屈氏其一故昭屈景為楚三閭  
 大凡自屈瑕垂二二百年歷十六七王至屈伯庸伯  
 庸生平平生於楚宣王之四年甲寅歲正月庚寅日  
 年方二十得事宣王年四十餘為懷王左徒旋遭讒  
 廢語詳史記本傳張儀來相時平年五十留楚者十  
 餘年年六十餘矣作離騷諷諫與王一悟卒不可得



懷王受秦欺客死武關時平年六十有四子頃襄王  
立愈益疏絕十二年甲戌遂放平時平年七十有六  
屈平既放不忘反托比興賦道達已志作九歌放三  
年頃襄之十有五年也平年且八十中不自悔作卜  
吊以不反不能明也於是作天問頃襄二十一年癸  
未二月秦拔郢取洞庭五湖江南王東走陳城時平  
在放九年故國坵墟傷已無歸也作招魂痛國人所  
哀郢九章是年四月賦懷沙則絕命之辭也五月五  
日沉汨羅死時年八十有五海亭劉子曰嗟乎去讒  
遠色賤貨然乎哉懷王貪而信張儀儀之言曰臣善  
其左右靳尚尚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  
從者宜屈子之死也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屈子章句卷之一

淞川劉夢鵬雲翼氏訂男光校



離騷

屈子離於憂患而作者也屈子之憂不關屈子也楚懷疏屈子而不用有年矣欺於秦困於魏韓怒於齊屈子蓋早卜夏坵蕪矣孤臣孽子心危慮深宜其多憂也夫楚懷不知憂而屈子獨憂之屈子憂之而楚懷復不信之於是幽愁憂



思白志行之潔清傷讒妒之不意陳已往之明  
驗冀將來之反予不悲此身之廢辱猶望改求  
之得女周流上下淹留不可遠逝不可蜷局悲  
睨而悵懷無益其見於反復曲折之中悲酸惻  
悱之溫柔敦厚之意蓋兼之矣而要歸合道  
而發而能止則信乎怨誹不亂者也舊本一篇

今分為十二節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降叶音洪

楚祖高陽屈氏楚同姓語詳紀畧皇尊美辭及曰  
皇考伯庸原父字太茂在寅曰攝提格兩雅正月  
為陬庚寅日也降生也言已生於寅年與月寅日  
也並詳紀畧原之於楚有貴戚之誼無可去之道  
呼天疾帝號泣而隨宜矣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

字余曰靈均覽一作鑒余無于字

皇皇考揆度也初度猶云初生時節則法也以正  
為則平之義也靈善也均者善修廣治之意廣平  
日原善修廣治原之義也原顧名思義而自釋  
如此下文所謂依遺則傷靈修皆本此而言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為佩紛音墳下同重去聲能叶音尼扈音戶辟音僻紉音刃佩叶音皮

紛者不一之辭內美得於天修能盡於已扈被也江離藟芎苗芷蘭菝根秋蘭葉大而澤皆芳草紉索也每稱芳草

寓言芳潔之意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阹之木蘭

兮夕攬洲之宿莽汨音聿搴音蹇阹音毗攬音下

汨急疾意搴攬皆取也水邊小山曰阹木蘭攬宿莽言已芳而益致其芳也木蘭一作木欄桂類即林蘭也莽通作芒芒即韓亦蘭屬經冬不凋故曰宿爾雅無宿莽疏據此以釋卷施草拔去其

心不死者愚按離騷語有次第此方自言其所性所學志行芳潔尚未及讒謗煩冤九死不悔之意且通篇所稱率皆芳草卷施非其類也

右第一節述懷勞也余餘壯歎芬其未沫藁蔬蕭艾不足論蘭芷苟列其如無實何有此內美重之修能唯日不足之誠千載下猶將見之原幾賢聖徒矣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忽一作留序去聲零一作苓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言時事漸晚之意草木蓋蘭芷椒桂之屬指衆芳而言也草木零落即下文所云百草不芳美人即下之寓言無實苟芳者遲暮是恐時俗流徙不能無變化也

離騷

卷之一

離騷

卷之一

離騷

卷之一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棄騏驥以駝騁  
兮來無道夫先路也棄一作乘駝一作馳下同道一韻下集註無二也

撫之為言愛也護也壯則猶未零落者即下余節方壯之壯穢亂芳者此度即指不棄穢者而言何不改者怪而詰之之詞為蕪穢化茅者言也騏驥以喻賢者因言王若能去騏驥來向乎道則雖人不棄穢而已實循芳道以先路為之前驅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芷  
箇音節或從菌惟一作維古通用在叶音紫芷一作芷

雜兼進也椒木實之香者申蓋地名桂芳木禹貢九江傳曰九日箇江疑指箇地之桂蕙蘭草芷即蘭芷言三后純粹實賴眾賢輔之而成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倡一作昌披一作被

耿光介大猖披恣行無約之意言堯舜耿介道者正也桀紂猖披則異路之趨矣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惟下一言夫二子臨叶音益殃一作快

上官之屬比周為奸故曰黨人幽昧險隘即捷徑窘步言黨人誤國已雖明知獨不勝眾然宗社攸



關不敢畏禍而不為也

右第二節懷君國也美人遲暮恐在人才皇輿敗績恐在宗社屈子與同休戚敢憚歿乎哉人才者皇輿之託也捷徑害步尚其無為黨人誤乎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

兮反信讒而癢怒奔去聲走音奏先後並去聲荃一作菰揆一作察中一作忠癢一作

齊或作齋一作欸怒叶上聲

忽急起之辭奔奏先後矯幽昧險隘而遵道也荃香草時人彼此相謂之通稱此蓋指不芳之蘭芷化茅之荃蕙而言也揆猶察也癢吹舖意初若王不已怒而若輩癢之也云爾

余固知謇謇之為忠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

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舍叶音戊一舍故下無二也字一故也下有日黃昏以為

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十三字非是蓋因九章之語重出在此而改路二字偶異耳

謇謇忠諤貌忍兮忍舍置也謂愬而置之正之為言証也質也靈修猶言善修言已明之謇謇之為身患然寧忍受讒妒不能愬然舍置耿耿中情九夫可質亦惟是善修自信之故不敢因為患而委也美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

兮傷靈修之數化遁一作遷他叶音拖一無夫字數音朔化叶音訛



數屢也化變也靈修數化即蘭芷不芳荃蕙化芽之意難猶異也離別猶九章所謂離異已與蘭芷荃蕙同志相約厥後變節委美悔道有他在余不難與彼離異但時俗流從善修不力為可傷耳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

兮雜杜衡與芳芷滋一作栽畹叶音每留夷一作藹藹一作藹藹一作藹藹

滋蒔也九畹百畹極言其多留夷未詳揭車一名芎藭杜衡俗名馬蹄香並芳草言已先滋培衆善本欲以人事君所謂三后純粹衆芳所在也。按後第十一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即此所云滋之樹之畦之雜之者上文所謂荃蓋此輩也離騷一篇於此三致意焉

反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

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峻一作凌

冀望峻長刈獲也收取備用之意萎絕何傷已不避患也衆芳蕪穢靈修數化也言已初滋培衆芳冀其長盛俟時進用今靈修數化萎而絕之雖於已無傷但哀衆芳委美自取蕪穢也

右第三節惜羣芳也已育靈修已則念之衆有靈修願共守之方俟時其將刈忽悔遁而有他時俗流從非於胡底歲寒知松柏原蓋深為蕪穢者惜哉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怨已以量

人兮各興心而疾妬以一作而婪音藍索叶音素一無已字量平聲與一作與非是

競爭也婪貪也楚人謂滿曰憑言滿不知足求索無已也量猶繩也言衆人怨已而刻繩人與生也



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  
恐修名之不立

馳驚追逐奔競求進也非余所急則志趣不同矣修實修無修則名不稱故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

姱以練要兮長願頌亦何傷

英叶音央姱音誇要去聲願音喊頌音歆姱美也練簡也要道要願頌飢困貌言已恐修名不立朝夕自勵進務芳潔誠得簡練歸於道要雖窮困不害也

擘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葉矯箇桂以紉蘭兮

索胡繩之纒纒

薜音備荔音例藥音壘纒音徒

擘撮持也木根當作木茵凡香木之名皆曰茵薜荔蔓生花甚芳潔矯採轉之也胡繩香草名纒纒索好貌

寒暑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服叶音逼

蹇卽前所謂蹇蹇前修前賢之修服佩服周合也彭咸古賢人遺則謂志行可法靈修雖傷數化遺則實可師承不周於今則惟古是依而已○按王逸稱彭咸商賢大夫諫紂不用投淵而死語簡而木末不詳考之他書彭咸諫紂不用出奔耳投淵之計乃亡後不得已者之所爲其始有臣僕之憂



者與咸之為人雖不可詳然即是二說微亾箕辱  
 夷齊得死所益兼之矣夫有成之志可死可不死  
 無咸之志死亦愈疏忿對者烏足法乎屈子前後  
 稱彭咸者凡六志行之符非小諫之效子政水遊  
 之云亦泥於湛身之說而非所以為則矣吾觀屈  
 子驟諫不聽任石無益之語且若有不滿於申徒  
 伍胥者而於彭咸獨惓惓焉寧無謂耶且此篇作  
 於楚懷疏絀之日未應便欲水遊可知依則自有  
 也在

右第四節慕前修也修名欲立願領何傷道我  
 約言難周今世竊比於我老彭原始不懈而進  
 於古者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

羈兮蹇朝諝而夕替

艱叶音勤鞿羈並音  
 羈叶音替

民猶人也蓋泛焉自指之辭下倣此馬鹽在口日  
 鞿革絡頭曰羈喻遭窮繫之意諝諫替黜言晨進  
 諫而暮見黜也

既替予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纒音襄一無以字  
 非是悔叶音止

纒佩帶也言已雖見替而芳修不變  
 以蕙為纒又申攬乎茝也善猶喜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

兮謠詠謂余以善淫

蛾一作娥非是詠  
 音卓以一作之



浩蕩失據無守之貌怨浩蕩即傷數化意察知之深也不察民心謂浩蕩數化者不吾知也衆女喻黨人蛾眉好貌謠詠譖毀也忠信被讒猶美女見妬故以為比衆芳苟列既不相知羣喙誣謬又復見妬原其窮矣哉

固時俗之工巧兮倂規矩而改錯皆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為度倂音面

面皆也錯置也追隨也周容苟合圓通之意

忼鬱邑余侘傺兮余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

亾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邑一作悵時叶音誓一無也字以一作而態叶音替

忼心不遂也鬱邑氣不舒也侘傺失志獨立之貌自時俗工巧至此本上怨靈修浩蕩而自言不忍數化也

鷲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圜一作圓周一作同安叶音干

鷲鳥不羣喻小人不可與處也一方一圓必不能合夫豈別有道可以相安者乎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真兮固前

聖之所厚詢一作詭

抑按也攘者去而不存謂詢詈也人或詢已攘而去之不與校也伏隱存於中之謂死直以



直道死也厚重許意自鷺鳥不羣至此本上衆女嫉余而自言其任彼謠誣也

右第五節語固窮也死而有所不悔也因而有所不忍也清白死直前聖其許我矣謠誣何傷衆女焉能使余不善是哉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相如

相道謂道先路也相道不察則捷徑者誤之將者且然未然之辭反猶歸也復路歸路行迷未遠蓋以入世爲迷出世爲悟者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坵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

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離通作羅一無復字服叶音逼

蘭皋椒坵羣芳所在回車復路送息椒蘭進而不入可以無尤退而自治可以遂初也

製芙蓉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集古集字

芙蓉爲衣言其潔芙蓉爲裳言其美修初服也苟誠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

惟昭質其猶未虧

岌岌高峻貌陸離散亂光輝貌澤潤也糅合也昭質本體之瑩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菲其彌章

延佇將反故反顧而又遊目也往觀四荒則遊目之所及佩繽紛芳菲菲蓋指蘭椒初服而言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

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修一作循豈一作非可一作何皆非是懲叶音長

懲猶戒也承上文言雖反顧遊目可以遂初但已好修為常禍殃不憚豈真離尤是懲遽生退心哉

回車之說蓋假設之辭耳

右第六節語憂遠也先假言以自放終決於義而知裁雖體解吾猶未變寧真畏離尤而不進

哉好修為常所樂在是屈子始安之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亾身分終

然歿乎羽之野予叶音羽野叶音皆

頽眾女相弟兄之稱嬋媛互相牽引之意原蓋以比朝士大夫不成夫也申申猶聒聒婞婞通舉世習為軟媚反訕守道端行為婞直也

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婞節資稊藿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謔一作蹇非是節叶音即服叶音通

汝女頽謂原也博謔取也資稊藿王芻菘稟耳皆惡草盈室多貌言汝何獨博取忠諫之名好為婞



修美節乎舉目皆穢獨芳奚為無怪離異而不為俗服也

豕不可尸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斃獨而不予聽聽叶平聲

並舉好朋舉世皆然夫何云者不自解而自念之詞原因女嬃之言而嘆已之有懷莫訴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

就重華而陳詞以一作之

依前聖即前依遺則之意節猶制也無過不及之謂中喟嘆聲憑信也歷至也憑心歷茲嘆其信心自始以至纒廢也沅湘二水各重華舜號楚人廟祀於沅湘之南故借此為言蓋寓言於王云爾承

上文言雖斃獨莫聽而有懷欲白不得不望重華而陳詞原在楚懷之時未曾遠遷非如九章泝沅湘者之實有其事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術難去聲術一作巷

九辯九歌皆樂章名啟賢能繼叙述神禹功德被之金石者也夏康太康也啟洛弗返窮羿距之於河五子太康弟術宮中街道羿距太康五子奔洛汭失家術也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

泥又貪夫厥家固一作國非是鮮一作豸家叶音姑



昇既距太康立仲康而相之仲康崩子相立昇遂篡相自立日淫於畋其臣寒浞娛昇於射而殲之窮門厥家昇室也泥殺昇遂因昇室

澆身被服強國兮縱欲而不忍曰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服一作於欲下亦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夫一作以一無夫字顛一作巔

澆泥因昇室所生者被服襟帶之謂強通作疆疆國猶云邊國指泥處漣於過而言澆佚娛自縱卒為夏后少康所誅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殖醢兮殷宗用之不長用之一作用而

貞道皆也遂遂非不悛之音逢殃謂敗亡后辛紂也梅伯諫紂紂殺梅伯醢之以賜諸侯殷紂暴虐菹醢特其甚者耳宗宗祀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儼一作嚴差叶音戈一無才字循一作修非是頗叶音波

儼莊愨貌頗偏也言三代之興皆由敬慎小心任賢圖治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之一作以

民人也錯舍置也輔相也茂行盛德也苟誠也用猶有也言天無私阿其錯其輔亦視人之德何如



耳茂行有德者故天  
輔之得有此下土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相去聲照叶音通

上下古今觀其興亡而為之計其終極未見有德不興敗德不亡者夫孰非義而可用非善而可服者乎以理言曰義以行言曰善以上皆所陳之詞

臨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衽

兮固前修以蒞醢死下一有節字正一作進量音良鑿音漕衽而銳切醢叶音毀

鑿穿物而為之空者衽削物而入於空者也不量所鑿之大小而正衽入之必不得之數喻已與世

不合也固堅守也言已雖與世不合而固守其修不避菹醢也此因陳辭而旋自念其如此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曾一作增當平聲覽一作擊一作盪浪叶音即

茹柔悞也言已雖不避沾危不辭菹醢而生非其時又未嘗不念自傷也

右第七節切陳詞也興亾在德天聽不遠眾不可戶說將嘿而息乎笑獨不聽余請於帝矣垂涕而道固不覺其音之楚也

跪敷社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鸞

兮溘埃風余上征正叶音征虬一作時鸞鳳作鸞盡一作盪



耿著也。虬龍類。鷲鳳類。蓋疾逝貌。上征至帝所也。原蓋以帝所寓言。君側耳言已既陳辭。即欲上征。必陳辭而後上者。先通言而後進。雖欲進之切。仍守難進之義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瑱兮。

日忽忽其將暮。

縣音立一作懸少一作息非是瑱一作璣

軔指輪木也。蒼梧山名在崑崙東南。縣圃仙臺名在崑崙第二重瑱鎖鑿也。縣圃登之則靈故稱靈瑱。崑崙三重最上一重是維上天。是為太帝之居。原欲上征者欲上至太帝之居。下文所為開關即其處也。縣圃近帝關而尚未至者。故不敢少留。恐日暮不及上征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勿一作未非是迫叶音必曼一作漫索叶音式

羲和堯時實日。饒一日之官。世俗以為日御。崦嵫山名在鳥鼠同穴山西南。下有虞泉。為日入處。迫近之也。言令羲和緩御勿迫。崦嵫恐日遂入也。索求之力也。言已在縣圃將欲上征。不憚修遠。馳驅上下而求帝所在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遙以相羊。

逍遙一作須臾

咸池扶桑日所出也。若木在東海。說者以為日在其上。拂擊也。言已飲馬。馳轡早發。而征折木擊日。使速曙。已得行也。逍遙相羊皆縱容求索之意。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屬叶音樹皇一作鳳兮先一作我前余一作我

望舒之稱月御亦猶羲和之稱日御皆時俗有此名耳飛廉風神戒備駕也雷師喻有權力言已

使望舒為驅飛廉為屬鸞皇備駕將欲上征而雷師不欲以未具謝之阻其上征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雲霓而來御霓一作蜺御叶音迓

屯聚也離麗也鳳鳥飛騰以鸞皇前戒而言繼之日夜以望舒先驅而言飄風離雲霓御以飛騰奔屬而言原言雷師雖告未具而已仍欲上征也

紛摠摠其離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

倚閭闔而望兮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叶下

音戶字叶音羽罷音皮

摠摠不定貌班班通文貌曖曖日暮無光也閭闔在崑崙最上一重太帝之門帝閭太帝門官令者自此以言致彼之謂望猶待也言已在縣圃求至帝所因嘆上征之難離合不定而垂佩陸離上下求索令其開關待予終須一遇予將延佇乎望之也吁帝所非不可至帝亦非必棄予無如帝閭不開故帝幾絕望於予而予終不得至帝所耳人君耳目蔽於近習上下朕絕而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矣可不懼哉



右第八節思上征也逸矣閨闈遐哉幽蘭須臾  
遇疏誰為為之彼倚望其徒勞我延佇將焉訴  
未嘗不為原  
廢書而嘆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疾妬朝吾將濟於白水  
兮登閨風而緜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坵之無女

姪叶音暮閨音即緜音  
薛一作緜馬叶音母

溷亂也白水出崑崙山閨風亦仙臺西為縣圃北  
為閨風登閨風即至縣圃之變文耳近高坵者緜  
繫也高坵即淮南子所稱最上一重坵太帝之居  
原所欲上征開闢者女美女比賢者臣之事君猶  
女之事夫正士入朝見忌猶之美女入宮見妬溷  
蔽既深昏迷難破於是不復思上征矣北濟白水

緜馬閨風聊自娛憂然貞淑見妬君側  
無人每一反顧又未嘗不為之流涕也

溷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

相一女之可詒佩叶音皮相  
去聲詒如字

春宮仙苑之稱蓋若縣圃閨風之類緜馬閨風遊  
春宮也瓊枝繼佩厲芳修也及榮華之未落即後  
余餘方壯之意下女即處妃妹女之類對高坵而  
言故曰下詒告也言高坵無女將為下女告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

吾令蹇脩以為理處一作宓  
在叶音紫

處妃神女寓言高蹈之賢纒佩帶也求處妃而結  
言者求同志而商出處之義蹇脩古良媒理達其



情也原哀高坵無女欲令人為處妃作之合蓋不以已之廢黜為憂而以國之得人為望可謂公而忘私者矣

紛摠摠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於洧盤

緯繡一作乾  
洧盤叶音延

緯繡唯違也遷猶轉也蓋結言處妃方欲為理而離合乖違勢不可轉也窮石地名洧盤水各文歸朝濯即下淫遊之意

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求違棄而改求

敖平聲一作驚一作傲並非是

驕馬驕逸不受控制也敖遊也淫遊遊不止也信美自信其美無禮謂驕敖淫遊放於禮法也來猶致也違棄不合也言女貞不字媒亦徒勞於是又將改求他下女矣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遊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娥之佚女

相去聲下叶音佚一作妖

四極猶云四方春宮天仙之府故亦曰天偃蹇臺高貌佚美也有娥佚女指簡狄亦下女之一處妃違棄於是又求佚女也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恐其佻巧

好如字雄一作鳩巧叶音豪



改求佚女亦不可無媒以作之合於是徧求一可  
 為佚女媒者鳩毒鳥比小人言已初不意其為鳩  
 欲令為佚女媒而鳩告余以佚女不好不作之合  
 反沮毀之小人之不可托以事也雄鳩鳴逝比遠  
 引高蹈者佻巧輕薄意鳴逝實非佻巧原見其條  
 然色舉不為女媒故責其佻巧而若惡之也云爾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

高辛之先我

詒一作詔非是

言鳩既不可為媒鳩又不肯為媒狐疑無策欲自  
 往為佚女作合而自分言不見信終於義不可也  
 鳳皇寓言薦賢為國者高辛寓言求賢輔國者言  
 有此佚女而我令鳩鳩人詒鳳皇竊恐佚女不為  
 我有矣諷王不及時用賢賢將早為  
 他人用也不敢斥言王故曰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

集一作姚進非是

緯繆既難為理受詒又恐先我高坵將終於無女  
 矣故已不忍自疏聊自逍遙也因為迫切之詞曰  
 及少康之未家留此有虞之二姚幸  
 無再為他人得也二姚亦下女之一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

惡叶去聲

理即蹇脩為理之理弱  
 辭不力也拙術不善也

閨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



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閨中猶言宮中君門萬里天聽難聰懷情鬱邑無所控告不能長與處也

右第九節哀無女也眾芳穢矣蔽美其若之何數化者咎爾流從媒拙者怨予理弱宜為高坵惜故鳩毒鳩巧有因而至溷濁不分又於蹇脩乎何尤

索藟茅以筵蓐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日兩美其必合

兮孰信修而慕之

蓐一作瓊筵音筵蓐音專二之字叶

藟茅靈草筵小折竹也楚人結草折竹以下曰蓐靈氛古者理弱媒拙導言不固計無所施求古以决疑也曰者託為靈氛之言靈氛言兩美必合今誰信之慕之無怪原之懷情不發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逝而無狐疑

兮孰求美而釋女

一無狐字二女如字一說程女之女作汝非是

是指此處而言言九州博大美女尚多不獨慮妃佚女二姚而已復加曰字者既答復言也釋舍也又言原當勉而往求孰是有意求美者明知有女顧舍而置耶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

宇一作宅善一作美宇如字惡去聲善惡一作中情非是

此所謂爾原自爾也原因靈氛之言猛然自省曰何所無芳草爾何不勉逝求之而兀兀與此終古乎眩目無主也善惡猶云好惡因言余之好惡自有灼鑒世未必我察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尸服艾以盈要

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要同腰其一作之  
一作兮佩叶音備

承上文而言余之好惡人所不察人之好惡余尤  
不解艾不芳而好之者衆蘭芳而惡不爲佩何所  
無芳無怪人  
爲世溷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蕪糞壤且充

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一無覽字猶一作  
獨非是自古以字

瑾美玉草木香臭向不能知豈復能辨美玉平蕪  
取也幃膳也喜糞壤而惡申椒幽昧眩曜大都如  
此

右第十節勗旁求也生才實難晨星相望果參  
乎哉雖然何所薰芳幽昧眩曜者自覺少耳卽

二姚之不留幸九州之有女  
無爲兀守故宇悵美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

要于  
聲

巫咸神巫降神椒糈椒目也椒目芳故懷以要  
神蓋欲從靈氛而疑不能決又將質之於神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

告余以吉故

疑一作疑  
迎叶音御

翳卽鷲言百神乘鷲而下也九疑山名山九峯峯  
各有神續神紛來貌迎見其來而迎之也皇皇神



剌剌光也揚靈靈氣發揚之謂言百神咸降剌剌靈光以吉來告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

兮擊咎繇而能調調叶音逢

曰巫述神之詞勉陞降以上下即靈氣勉逝之意榘矱所同共守遺則者也擊伊尹名調猶合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

兮武丁用而不疑一無又字

言中情好脩精誠感格足於已而信於人何用行媒乎蓋因前蹇修鳩鳩之言以寬其意而勉之者也傳說武丁臣好脩而不行媒者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

聞以該輔

呂望窮困鼓刀而魯西釣渭濱文王舉之甯戚飯牛叩角商歌桓公聞之用為客卿該備也此二子亦好修而不行媒者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鷓鴣之先鳴兮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其一作而鷓鴣一作鷓非是一無夫字一無焉字

央盡也鷓鴣鳴也秋分鳴則眾草芳歇言原宜及時往求不可狐疑失時也託為巫咸述神之言止此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蔓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

兮恐嫉妬而折之折叶音逝

以下設為對神之語也蔓蒙蔽意折摧殘意蔽之則已溷折之患斯至矣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為茅以一作其茅音茅

續紛變易貌言時事變易習俗移人中材以下多不自持即前所云靈脩數化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一無蕭字一無也字

蕭蒿屬莫無也言此羣芳中變實由近日好尚倒置而然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眾芳

言已先以蘭與已同類豈知無蘭之實而徒襲其貌今且自棄厥美以從俗則其先貌為蘭者不過苟且列於眾芳而非真能芳者又何可恃乎

椒專佞以慢慢兮檄又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慢一作謾一作漫慢一作諂夫一作其非是而一作以

椒椒屬言椒變為專佞慢慢而其屬又希容苟合充乎佩幃干進務入如此尚復以為芳而敬之乎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所變化覽椒蘭其若茲

兮又况揭車與江離化叶音訛 離叶音羅

揭車江離其芳本不及椒蘭今椒蘭且變若此矣又况其下者乎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

芬至今猶未沫之一作其菲下而一作其芬 下一有複出芬字沫叶音枚

沫皆意言芳佩可貴衆棄其美已至如此幸已昭質不虧至今未沫差可自信耳自瓊佩偃蹇至此

囚百草不芳之言 愈嘆靈修之化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

周流觀乎上下音戶

和調猶言調和度法也調和法度聊以自娛雖處窮困守正俟命也浮游徘徊相羊之意聊浮游以求女原亦為高丘計耳及余飾之方壯榮華未落周流觀乎上下下女可詒哀之切故理之急區區之誠洵非得已此答何用行媒之言也

右第十一節嘆媒勞也靈修化矣美女安在不合媒乎如高丘何欲為媒乎如鸚鵡何余飾方壯周流上下未嘗一日忘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為羞兮精瓊糜以為糧一無吉字 行叶音杭



歷擇也將行者往求女也靡糜通米屑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

將遠逝以自疏

瑤王象齒車飾也駕飛龍雜瑤象備此車馬往求也方欲往求因嘆彼此離心難以強同求之無益猶九歌所謂心不同兮媒勞也遠逝自疏即前欲遠集之意言求而不來已亦將從此逝矣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霏兮

鳴玉鸞之啾啾揚下一有志字非是

遭轉也道由也已將遠逝自疏而心實繫念故仍轉而遭夫崑崙也稱崑崙者因前高丘縣周而言

晻霏陰貌啾啾鸞鳴聲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

高翱翔之翼翼翼一作紛一作而

天津析木津直崑崙崑崙峯西極西方之極淮南子曰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承接也言鳳凰回翔其上其翼與車旂相承接也翼翼舒翅端好貌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流沙在崑崙西赤水出崑崙近流沙容與徘徊貌西皇少暉也言已行此流沙難渡乃以蛟龍為津



梁而詔西皇涉巴也崑崙流沙在西故即西皇為言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

指西海以為期待叶音持一作持非是

修亦遠也騰行貌徑猶路也言流沙艱阻西皇我涉而眾車騰躡前渡故使待已於途也路之為言轉由不周西轉也崑崙正北方門左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鉏馳駕八龍之蜿蜿兮

載雲旗之委蛇軼音地

屯聚也千乘後車多也軼車棺蛇蜿曲屈變動貌雲旗以雲為旂委蛇長舒貌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以愉樂

抑上亦有聊字弭節一作自弭神高馳一作邁高也邈叶音莫假一作暇一作

抑志按止其心無自急也弭節從容緩進也邈魏神馳遠邈九歌禹樂韶舞樂言已方遠逝周流而古音希夷神思飄忽假日自愉蓋極言周流之樂以起下文反顧之悲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

悲一無陟字戲一作曠一作思行叶音杭

陟升也陞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邪目視之也不忍正視故邪睨舊鄉郢也言已因美女不來遠逝



白疎而周流上下臨睨舊鄉悲懷難禁不忍前行也  
不曰已悲而曰僕夫悲不曰已懷而曰馬懷僕猶如此  
何况於人螻局詰屈不行貌

右第十二節從女逝也離心難同巧媒何益飛龍  
龍璫象其逐球此車馬來歟棄予不顧余亦將從此  
逝矣雖然女即不來我將焉往長楸隕涕遠集何止僕  
歟馬歟其亦解原意者乎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  
莫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一無哉字人下  
一無兮字

亂卒章也此承前節之意而反言以結之言雖臨  
睨舊鄉螻顧不行而國既無人又莫知已悲懷無  
益惟有遂初練要求仁得仁以從彭咸之所處而  
已孔云竊比孟稱願學志趣依歸各有私淑彭咸

所居豈是情  
洽之謂哉

終



